

显微镜下之苏俄

顯微鏡之下蘇俄

漢文著

啓智書局印行

1929

顯微鏡下之蘇俄

定價大洋三角半

郵費酌加

著者 漢文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四馬路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分售處 中國各大書局



版權
所有

顯微鏡下之蘇俄

一·緒論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的歐洲大戰爆發以前，世界上一切駭人的惡作劇——無論路上的火車出軌也好，空中的飛機叫也好，水底下出怪物也好，一般人都要疑心是德國的白色帝國主義在作怪，以威脅世人；所以天天爲德國作世界統一的夢的走狗，則樂不可支，大呼『威廉皇上萬歲！』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以及無數受其壓迫的民衆與民族，則不免天天在高呼『打倒德國帝國主義』，結果，四年間空前的大戰，犧牲了幾千萬的人們，花費了無數的金錢，經過一番亙古未見的大破壞，這個驚動一世的怪物，畢竟倒了。大戰以後，意大利「法西」黨的橫行也好，英國礦工的大罷工也好，維也納的暴動也好，中國的清除共黨，鬧到烏煙瘴氣也好，大家都毫無疑義地知

道是戰後新的赤色蘇俄所弄出的一些小技倆，想實行其全世界赤化起來的一些工作，或者是因爲他此種工作而引起的一種反響。此時他的全世界的徒子徒孫，——各國共產黨，都在高呼『第三國際萬歲！』『蘇俄萬歲！』但是此時全世界大多數的民衆，都在向這個新起的赤色怪物，舉起槍頭，迎頭痛擊，以期消赤禍於未然。

但是此地我們有不能不考察的一點：便是地居寒帶的俄羅斯，牠的社會制度，物質文明，較之歐西各國，都要遠爲落後；在十九世紀的上半期，歐西各國都已開始進入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牠還完全是一個商業資本主義尙稱落後的國家；在政治方面，農奴制度雖於一八六一年在形式上經一度的廢除，但是殘餘的遺留，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時猶未消滅，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俄皇大彼得與梅特涅還在代表歐洲守舊派的首領，組織『神聖同盟』，以阻止歐洲的革命潮流，形成反動的局面；所以反觀俄國過去整個的歷史，都是落後的，反動的。但是一九一七的革命，牠不唯把舊的沙皇政府推翻了，而且牠還要把一切舊的社會制度，盡情破壞無遺，實行『階級專政』，形

成了一個舉世目爲怪物，稱爲赤色帝國主義的國家，此種反常的事實，究竟是由於什麼原因而促其使然呢？

不過我們只要稍一考察，便可以知道俄國此種舉世所無的赤色革命之產生，完全是由於牠歷史上所處的客觀環境的過度反動所起的一種反響：農民和工人生活的黯無天日，因而發生了歷史上不斷的暴動；社會上經濟構成的矛盾，——城市間資本主義過度的發展，與鄉村經濟的過度落後，因而使資本階級與鄉村民衆雙方對於現制所起的不滿意，以及民族間彼此不斷的爭鬥，等等政治上，民族上，經濟上的矛盾，都是各國所無。而當時的沙皇政府，對付此種致命的矛盾，除了一個呆笨的消極壓迫而外，絲毫沒有辦法。此種矛盾積累日深，終久只要遇著了相當的機會，當然會要釀成一種廣大的暴動。一九一七年由二月至十月的革命，便完全是這種矛盾的總解答。

但是由矛盾中所產生的解答，結果依然又不過是得著一種矛盾；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雖然在各種的特具的歷史條件之下暴發成功了，但是以後由軍事共產時期轉

入新經濟政策時期，直到現在，俄國整個的社會情形，經濟情形，政治情形，都是在此次矛盾的解答之下，呈現著不安，搖動，恐怖與其依然茫無把握的狀態。列甯論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嘗說：

『俄羅斯在一九一七年各種具體的條件上，在歷史上，都具有一種特別的形勢，使社會主義革命開始變成非常容易。但要繼續這個革命使其成功到底，則俄國比其餘歐洲各國家都要難得多。……現在歐洲要找到相當的條件，或這種機會復演一次，是非常的困難。——這當中還有許多原因——所以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各國的實現，比我們要困難得多！』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得到下列的兩個結論：第一：從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條件言。和世界各國的狀況言。俄國此種赤色的革命，想要在相似的情形之下，再在第二國出演一次，事實上實在是不可能；第二：從十月革命成功的性質言，以及目前這場革命效果的趨勢言，十月革命是空費了俄國民衆無數的頭顱和熱血，一天天朝失敗的路

上走了。本書所述，便是在說明牠最近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黨務上，以及其國際地位上，日趨惡化的實在情形。

二、蘇俄的政治情形

大家都知道俄國是一個工農專政的國家，一切的政權都在工農手裏，其餘的一切民衆在政治上是沒有他所應享的一切權利的。同時我們知道他們的口號是要以工人階級來領導農民革命的，因為他們認為農民因為其平日的經濟地位既不如工人階級一樣大家都是一無所有；同時他們的敵人對象不明，平日生活團結不密，所以在革命的歷程中，容易搖動，妥協，甚至走入反革命的路上去。所以必須有『百折不回』的工人階級來領導他，監督他，但是我們試看他們所謂以工人來領導農民專政，究竟實在是什麼一回事：布哈林在所著論黨內社會民主黨的傾向一書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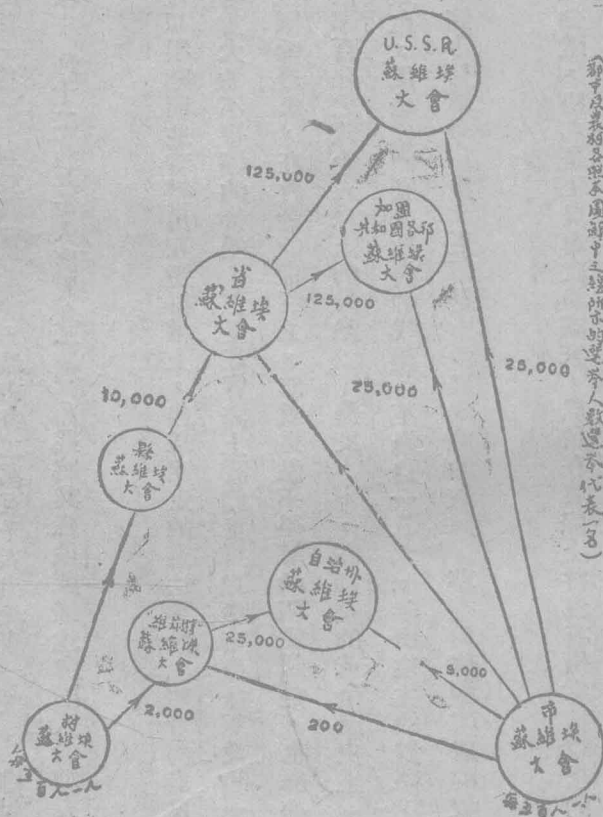
過去蘇俄境內鄉村蘇維埃選舉，實際上完全是由鄉村中的黨部任命，因此在鄉村

蘇維埃負責任的職員十有八九是黨員；但是因此所發生的結果，便是農民不信任鄉村蘇維埃，與牠全不發生關係。今年——一九二七年——鄉村蘇維埃的選舉，可以說差不多達到了真正的普選制，選舉的結果雖然鄉村蘇維埃職員中黨員的成分，大大減少——減少了百分之十五以上——但是鄉村蘇維埃在農民中的信用，反而因此增加了，牠與農民的關係，反而因此密切了。……

已經掛名工農專政了十年的國家，佔蘇俄人民最大部分的農民，還纔第一次得到『差不多達到了普選制』的嘗試，但是當這個第一次『差不多的真正普選的時候』，著者當時正在莫斯科，當時的選舉方式，依然不過如十年來蘇俄選舉時所用的舊法，由主席團提出候選人的名單，在會場上照例高呼一聲贊成與否，選舉人不過一舉手罷了。而同時其選舉法的規定，凡企業者，放債人，商人，教士，沙皇時代的警察和警官，舊皇族等人，被剝奪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在全俄蘇維埃選舉出席代表的時候，農民更要受顯明的不平待遇：因為俄國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共產黨爲防止農民代

表佔據多數，所以規定：城市蘇維埃對於州蘇維埃，每二百人出代表一人，鄉村蘇維埃每二千人出代表一人；對於自主區之蘇維埃，城市蘇維埃每五千人出代表一人，鄉村方面須經州蘇維埃，

(圖解) 蘇維埃大會組織
(數字及名稱各照各圖解中之規定所求的選舉人數選舉代表一名)



每二萬五千人出代表一名；對於國蘇維埃，城市每二萬五千人出代表一人，鄉村方面須經省蘇維埃，每十二萬五千人出代表一名。茲將其蘇俄蘇維埃會議人數列表於下：

由上表我們可以很顯明地看得出在選舉權上，即以明定的憲法而論，蘇俄的農民與工人間，已經有重大的不平等的待遇；但是在實際上我們更可以從布哈林所說的一段話中看出來——俄國的農民，在政治的權利上，即就這點不平等的明文規定，也絲毫沒有得著，所以俄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民衆——農民——，在俄國的革命歷史上，雖然流過很多的熱血，但是他們歷來所得的代價，不過自一八六一年由地主的奴隸，變為沙皇的奴隸；到十月革命以後，更不過由沙皇政府的奴隸，移交為蘇聯政府的奴隸罷了。

由上我們可以知道，掛名是工農專政的國家，農民在實際上並沒有做掌握政權的主人翁，而完全是赤色政權下的奴隸，不幸的犧牲者。現在我們更進而研究蘇俄的政

權是否真正落在二千萬的工人階級手裏。俄國最使人拜倒的名詞是「工人階級」，但是我們實在考察工人階級的生活情況，與其政治的地位，其內部又可分爲下列的幾種：

第一：不熟練的，失業的非黨員工人——他們在政治上和農民一樣，絲毫沒有政治的權利；他們的生活，時常在失業流離中，多至飢寒交迫以死；

第二：熟練的非黨員的工人——他們的物質生活比較的寬裕；他們在政治上的作用，完全要受共產黨的指揮，作共產黨的工具，偶一不慎，便可以降入第一種工人的隊伍中，去過人間地獄的生活。

第三：黨員工人——他們在生活上，在政治上，都佔優越的位置，可以說是蘇俄工人階級中的貴族工人；——換言之：也便是蘇聯正式參加專政的工人。

但是我們更進而詳細考察其黨的組織的內容（另詳下），我們更可以很顯明地看出俄國共產黨員整個的意志，不過是斯大林，布哈林幾個首領的意志罷了。所謂黨員工人，以及黨中一切的工作人員，在工廠中，在一切的羣衆中所發揮的政見，所行使的

策略，都不過是聽斯大林，布哈林等發號施令，做留聲機罷了。

總之：俄國目前政權的性質，已經完全成了一個獨夫專政的寡頭政治，已經更沒有一分真正民衆意志的表現，所謂工農專政，不過是對外用來欺騙全世界無產階級，對內用以製造階級鬥爭，藉以壓迫民衆的反抗的一種保護色而已。

在此種名為工農專政，而實為獨夫專政的局面之下，在共產黨中，在民衆中，當然有許多人會要表示不滿意；在一切的政見上，在一切對內對外的策略上，都要發生不斷的衝突；這便是近來鬧到不能開交的反對派與中央派之爭執的問題。反對派反對一切國家的行政，全為由上而下的獨夫壟斷，而將全部的民意一筆抹煞；反對當局一切對外的重大政策，高呼『打倒斯大林！』但是一切的政權都已操在斯大林派的手中，所以反對派對於當局的攻擊，自己所提出的一切主張都失敗了。不過一般民衆，因早已感到了自己受當局的壓迫，所以反對派登高一呼，反對當局，附從者一時風靡；雖然反對派暫時受當局嚴重的壓迫，消沉下去，但是黨內的分子始終跟隨在反對派旗幟

之下的固不乏人，其餘一般羣衆表示同情的，更是很多。

如上所述，蘇俄的工農專政已經欺騙了工農，同時黨內又有反對派的反抗，而國際環境我們知道自然也是不好（另詳下），那末，這個政權何以不登時塌台呢？換言之：目前有種什麼力量，來維持這個政權的現況呢？約略言之，目前維持俄國國內政局的主要力量，有下列的幾種：

（一）黨的力量——我們知道蘇俄的共產黨黨內重要的機關都已經被斯大林派把持了，因此斯大林的一切政治主張，當頒佈到各級黨部的時候，都能在黨內，在民衆中很順利的實行；同時黨的各級人員，以及在民衆中工作的黨員，還能替他做一個忠實的掩飾其罪惡的宣教師，以麻醉民衆，偵探外界風聲，制止民衆的反抗，替其作保駕的工作。

（二）宣傳的力量——我們知道共產黨最大的法寶是大張旗鼓的四處宣傳，——從沙皇時代的暴動，奪取政權，一直到現在的維持現局，這個法寶都發生了重

大的效用：當民衆在稍有與敵人不相安的時候，便竭力從中慫恿，推波助瀾：當民衆對於自己有了不滿意的趨勢的時候，便命令一切黨的機關，在民衆中的一切宣傳機關（如各報紙，各學校，各俱樂部等），都大吹大擂鼓吹其如何錯誤，如何罪惡；政府做了一點些小的好事業的時候，便也登時命令這些工具在民衆中歌功頌德，因此民衆對於政府的罪惡，便敢怒而不敢言了；甚至有時真受其麻醉，而跟著在歌功頌德了。

（三）武裝的力量——民衆受不住他的壓迫而暴動了，（如一九二一年時各地的農民暴動，一九二七年在列甯格勒在莫斯科對於共產黨員的仇殺等事實。）政府便毫不客氣地用鐵血政策來屠殺鎮壓下去；報紙上還在大吹而特吹，應該根本消滅此種「反革命」的行爲！在平日「格柏烏」和「其卡」——或稱國家政治管理處——的組織，或以公開，或以秘密，密佈於全國，一切民衆都在其嚴密的偵查監視之下，偶一不慎，便可以飽嘗鐵窗風味；所以俄國人常有一句悲

切的笑話說：全國的民衆現在只有三種人：一是曾經入獄的，一是現在在獄中的，一是將來將入獄的。全部的俄國民衆，刻刻都在赤色的恐怖之下，十年以來，在此種赤色恐怖之下喪亡的人，已有二百萬以上。因此，一般民衆當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目前蘇俄政局的維持，已經完全沒有民衆的基礎，僅剩下一個赤寡頭的「狄克推多」政府；在國內平靜的時候，牠還可以勉強維持下去，將來若內部發生特別的障礙，或國際環境轉加惡劣的時候，則斯大林式的工農專政，終難免有塌台之一日！

三．蘇俄的經濟情形

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認經濟爲社會的一切基礎，其餘一切政治，宗教，法律，道德，等等都不過是經濟組織的上層構造罷了。他們抱定了這個眼光爲出發點，

因此他們對於一切社會的構成都把經濟的問題居於首位。我們去攷察用此種觀點所建造的蘇俄的全部社會情形，當然也可以將其經濟情形研究清楚，便可以反證一切。——由其經濟的組織是否穩定，其經濟的發展是否按照社會主義的路上跑等方面，便可以看出他的整個社會局面是否穩固，整個的社會的性質是否漸轉入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

由十月革命到一九二一年以前的軍事共產時候的一切經濟情形，現在因為時間篇幅所限，不能詳及，我們只就一九二一年以後——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尤其最近兩年來『全國電氣化』與『工業化』的口號提出來以後的經濟情形實在如何，茲略為分述於下：

第一：目前蘇俄經濟的性質：

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經過四年的軍事共產時期，全蘇俄的一切工業破產了，全部的農村經濟破產了，例如當時俄國工業生產品的總共價格，其歷年的縮減情